

高三那些坎儿

● 50位名校高分考生的私房日记 ●

猿题库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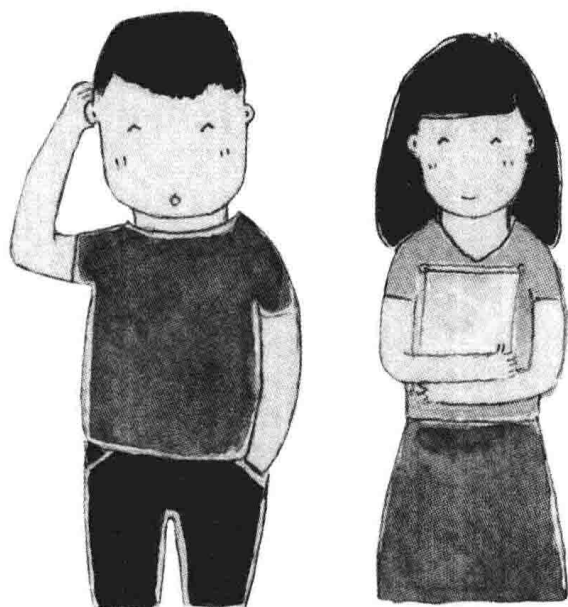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
高三那些坎儿

● 50位名校高分考生的私房日记 ●

猿题库 主编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
北京

人们印象里,“高三党”淹没在浩瀚题海中。但这不是全部真相。他们的生活其实更具质感;他们会从你所不知道的角度审视世界;他们人格已成,理想簇新。

本书由数十位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共同创作。严苛的老师,唠叨的班主任,舐犊情深的父母,爱意朦胧的同桌,热情仗义的舍友……同学们用最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,让高三的真实轮廓逐渐清晰,继而色彩斑斓。

高三那些坎儿就在那里,但它最终总会被你留在背后,变成五味杂陈的追忆。

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,无标签者不得销售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 侵权举报电话:010-62782989 1370112193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三那些坎儿:50位名校高分考生的私房日记 / 猿题库主编. —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,2014(2014.2重印)

ISBN 978-7-302-34642-5

I. ①高… II. ①猿… III. ①日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87544号

责任编辑:王金柱

封面设计:刘寒冰

责任校对:闫秀华

责任印制:沈露

出版发行:清华大学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tup.com.cn>, <http://www.wqbook.com>

地 址: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:100084

社总机:010-62770175 邮 购:010-62786544

投稿与读者服务:010-62776969, c-service@tup.tsinghua.edu.cn

质 量 反 馈:010-62772015, zhiliang@tup.tsinghua.edu.cn

印 装 者: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145mm×210mm 印 张:9 字 数:156千字

版 次: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:2014年2月第2次印刷

印 数:3501~5500

定 价:28.00元

献给曾经的、正在的和即将的高三学生。

目录

CONTENTS

高三生活 /01

蒋方舟/作家、《新周刊》副主编

老傅 /08

叶三/作家、著有《九万字》

《腰斩哪吒》

那就说说高考 /015

许可/英语名师、想学教育教学总监，

笔名胡缠

成人仪式 /021

朱萧木/旧金山艺术大学建筑硕士、

锤子科技产品总监

成人礼 /025

我的成人礼 /026

最痛苦的日子 /031

半扇窗 /037

高三，我给自己励志 /041



分班 /045

老师，我是个 A 班学生 /046

老师 /051

被老师打脸 /052

没资格骄傲 /056

陶叔 /061

我爱上了我的老师 /066

我考了年级第一 /071

同学 /077

害虫帮 /078

为了失去的人 /083

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 /088

最后一个同桌 /092

你是我的好朋友吗 /098

早恋 /104

当高三遇到初恋 /105

她要没数，你得有数 /109

没有开始，也可以结束 /115

我还在想她 /126

走过的皆成风景 /133

最讨厌的男生 /136

自杀 /141

我想自杀 /142

逃学 /148

罢学 /149

第一次逃学 /154

求神 /158

我在佛前苦苦地求 /159

宿舍 /163

那个冬天不太冷 /164

我的宿舍我的家 /169

课余生活 /176

车库乐队 /177

孤独的魔方 /186

我和死党们 /189

家长会 /193

陪读的奶奶 /194

未谋面的雪糕 /198



考试 /202

考场 /203

亲情 /208

从我们仨到我一个 /209

电话 /216

倔强的妈妈 /220

老师的女儿 /224

母爱 /229

奶奶的病 /233

男人之间的沉默 /237

复读 /242

第二次高考 /243

我的恋爱 /247

班主任 /252

不曾让我满意的自己 /253

高三，爱的开始 /259

陶老师 /263

我的班主任 /269

高三生活

蒋方舟/作家、《新周刊》副主编

高三刚开始，班级就明确划分成两个阵营：需要参加高考的、不需要参加高考的。

我所在的高中是全省排名第一的高中，全年级有 30 个班，1800 多人，三分之一的人是高分考上的各地尖子生，其余的大部分，是花了大价钱来上学的有钱人家的孩子。

很多学生放弃了参加高考，因为父母早就安排好了出路：继承家里产业、出国留学、移民等等。他们的座位在教室的靠后部分，上课看武侠小说，中午一放学就三五成群地逃出学校，去喝啤酒吃小炒。

高三刚开始时，我处于“需要高考”和“不需要高考”两者之间一个尴尬的境地。

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臆想，我总觉得自己是不需要高考的，觉得自己到了最后一刻，会因为写作特长被高校不经过任何考试，破格录取。



我在这种臆想中自信而坚定地度过了高中的前两年，不怎么学习，每天看小说、在宿舍看电影。两年时间，一周读完一本书，看完了全部的《老友记》《欲望城市》《宋飞正传》等等美剧，还有无数文艺而古怪的艺术电影。

高二升高三的分班考试，我数学 50 多分，语文 100 出头，其他各科分数也都很低。我才开始有点后知后觉的恐惧遥遥而至：如果要参加高考的话，我会不会考不上任何大学？

高三刚开始的时候，班主任告诉我两件事。第一，不要妄想什么捷径，必须且只能参加高考；第二，目标是北大和清华。

为什么要上北大和清华？为什么要上一流的大学？为什么要上大学？

可能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些都是不需要问的问题，可对我，却是持续了很久的挣扎和纠结。我花了很长时间让自己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，独自在一个角落偷偷生长，为什么要忽然屈服和顺从？

那时候，韩寒正是风靡青少年的偶像，他代表了一种另辟蹊径的成功。所有年轻人都希望像他一样，以一种肆意的、稀有的，也是省事儿的方式获得成功。

为什么要走大家都走的路？

高三之前，我用奢侈得几乎疯狂的时间，看了一部叫做《龙樱》的日剧。

这部剧是根据漫画改的，讲的是一个另类教师去了一所升学率低下得被人嘲笑、遗忘的破烂高中，带领一群笨蛋学生考取日本第一的大学——东京大学的故事。

笨蛋考生们问出了同样的问题：为什么要考东大？

主角老师说：“你们一辈子都会输下去。输就是被骗的意思。再这样下去，就一辈子被人骗了。这个社会有规则的，不能超越这个规则生活。但是所谓的规则，都是那些头脑好的人制定的。这些规则都只是那些头脑好的人为了方便自己而制定的……如果你不屑这个世界的话，那就自己来制定规则。”

这就是残酷真相，它对于我，远远比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”来得更具说服力。

剧中还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：“知道怎么才能让一个人变强大吗，首先要明白自己有多么渺小。”

我的高三，就从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开始。

高三是个竞技场，你是个运动员。不要说什么过程最重要，只有大学《录取通知书》是王道。

如果你没有退路，不能退到国外的大学、父母的摊点、复读学校……那么，来到这条起跑线上，就尽快打消幻想吧。

高三的老师说过很多好话，但我只相信三句：一、排名比分数重要。二、补弱科。三、不喜欢做题的学生，不是爱学习



的学生。

上高三后，学校组织了第一次摸底考试，我考出了一个超级好的分数，数学高达 142 分，文科总分超过 620 分。老师说，这是为了让我们“提高自信心”的一次考试。我不关心自信心，不关心分数，只关心排名。我在班上排名第 4，在全校文科生中排名第 21。这就是我高三的第一个起点名次。而高一的时候，因为文理不分，我竟被糟糕透了的理科拖累了总成绩，以致排名在全校一千名之外。分数只会让我迷惑，名次才能给我自信，让我平静，让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下去。

考了几次之后，我逐渐知道了自己成绩的区间，在 570~590 分之间。我的名次从没有跌落到班里第 7 名之外。不过要超过前面的人，也不容易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在我的弱科上着手。

我的弱科，也是大部分文科生的弱科，那就是数学和地理。我积攒的一点体能和毅力，几乎都给了数学；我的方法是做题、做题、再做题；我积攒的优势，给了语文和外语，我的方法是只参加考试，不交这两科的作业；我积攒的智慧，给了历史和政治，我的方法是做笔记，画表格，理框架，找得分窍门。还有地理，我一直没有找到方法，只是在混乱的调整中跟紧别人的步伐。

我所做的题，几乎都不是老师布置的——老师绝不会布置这么多题。我的题，全都来自教辅书市场。每个星期，我都会去补

充和更新试题。我是个“教辅书原教旨主义者”，我知道在市场上能找到教辅书的名称、优劣、出版周期。我不会傻到做所有的题。但是我需要大量的信息，才能筛选出对我有效的那一部分。

我的数学老师在高三刚开始的时候，以为我是个叛逆不羁的文学少女；学期过半，她对我说：“你是我教书这么多年来见过做题做得最多的学生。”

做题的辛苦，在高考中终于得到了回应。我的数学，是所有科目中考分最高的。我的最弱科目，成了我最强势的一科。

不要抱着“锻炼锻炼”的想法，那只能暴露出你的漫不经心，缺乏诚意。

我知道高三一年，我哪怕再努力和拼命，也无法弥补自己两年没学习的损失。依靠分数，很难进入北大清华，我得借助自主招生的加分。

高考的一年之前，我就在为自主招生做准备了。我的自述材料，足足准备了三个多月，前后装订出了一个册子。这期间，我个人、我父母、我的高中母校，还有清华大学和其他大学，都在规则范围内做了大量努力。最终，在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，在规则最宽容和最谨慎的 60 分优惠条件下，我进入了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。我的高考分数加上自主招生的优惠分，排名全省 21 名。我从没有放弃希望，也没有错过机会。



后来，有很多人向我咨询自主招生方面的事，我并非这方面的专家，自己也不具备示范效应。但我看到很多家长，常常是在最后一刻，才寄出孩子的资料。那些资料大多是慌慌张张凑出来的，他们连打印纸都临时借，获奖证书也不知塞到了哪里，甚至还说：“就弄个假的证书，不会有人查的。”对于面试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无所谓，只当是锻炼锻炼吧，说不定就过了呢。”

奇迹也许会从天而降吧，但是我不相信。

参加自主招生前，我阅读过很多大学的自主招生简章，也登录过很多大学的招生论坛。在那里，接触到一些大学的招生人员。很多招生信息，都是公开的，也是欢迎考生去咨询的。如果学生的上网时间不能保证，可以委托给家长或者亲友，尽可能地早做准备，尽可能地获取信息，尽可能地符合招生简章上的条件。证书齐备，盖章齐全，耐心等待。

怎样过一个快乐的高三？我没有太多幻想。高三的学生，没有谁还能保持所谓的心理健康。如果你焦虑、烦躁、嫉妒别人比自己好，担忧未来，抱怨父母，痛哭发泄，暴食减压，患得患失，这都没有什么可怕，这就是竞技心理，是每天都缠绕着高三学生的病态心理。

在高三的那个漫长冬天，我每天都陷入负面情绪：看不到未来，没有一个好的消息，觉得苦海无边，孤独，变丑，任何一

点点小挫折，都让人非常崩溃。

高三一年，我没有朋友——不过我想，很多考生都如此，周围人全是竞争对手。我为了专心学习，把自己座位搬到了最后一排，没有同桌，旁边是扫把和簸箕。前排的人总是往后移桌子，我有时就被紧紧地卡在课桌和教室后面的柜子之间，完全无法动弹。没有人和我讲话，我的唯一方法，是给自己写小纸条，自己和自己做漫长的对话。

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。我精神压力太大，回家休息了几天，中午吃饭时看了几眼电视，我父亲勃然大怒骂了我，我赌气躲在卧室反锁着门，父亲气得拿了把菜刀砍门。我骑在窗台上想往下跳，想：今天横竖都是一死。

开春之后，我的情绪随着成绩的稳定也渐渐稳定了。因为该来的总会来的，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。

我的高三，是在理性中度过的。告别时也非常平静，我不会涕泪交流，不会撕书泄愤，不会跳楼自杀，不会彻夜狂欢。我不会过于怀念高三，也不会全盘否定高三。

现在距离高三五年了，我唯一有些感慨的是，那时候我们都拼了老命，为了未来的一个许诺：只要考上一流大学，人生的一切都会好的。现在看来，这个许诺，总是无法兑现的。



老 傅

叶三/作家、著有《九万字》《腰斩哪吒》

在十分年轻的时候，我没有感到过年轻的美好，甚至没有感到过年轻本身。

老傅出现的那一年我将满十八岁。跟所有准备高考的高中生一样，我右手中指的第一指节已被铅笔磨出大包。无数张考卷经过我的手指，滑下去落到桌子上，然后我再拿起笔。还有教科书，宝蓝色校服粗糙的布料，北京的空气。那年我刚摘下牙套，架起眼镜，非常瘦，经历着精神与肉体双重不成熟的叛逆期。我不喜欢自己的身体，也不喜欢这种没有变化的、不可能与众不同的生活。

那是高三上学期刚开始的一天，老傅抱着一摞教科书走进教室。因为不大乖，我被老师放在第三排教室正中央的位置，这让我有了极佳的视角去观察这个陌生的老头。他又魁梧又松懈，穿了一件中老年男人最常穿的灰蓝色短袖衬衫，他的皮带搭在肚脐上，深蓝的裤子也垂在黑色皮鞋鞋面上。皮鞋很多皱纹，像他的脸。眼镜后的眼睛很小，泛红。头发花白。他手上

的粉笔沫已经渗入皮肤深处，洗不干净的样子，跟头发一个色系。他好像刚刚从一场粉笔沫的雨中走出，散发着干干的湿气，有点疲劳，也有点茫然。

教室后面坐着校领导和教导主任。这是一次试讲。在我读书的这所重点中学里，来试讲的老师通常年纪不大。他们站在讲台背后，眼睛闪烁，激越洪亮的嗓音震得我头皮发麻。

老傅把教科书放在讲台上，开始讲话。他带点外地口音，喉音很重，像呼噜呼噜睡觉的猫。我想象浑浊的唾液在他喉咙滚动，觉得恶心，就低下头去。他犹豫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，脏兮兮地很土气。如果没有领导坐在后面，同学们就要窃窃私语了。十八岁上下是很残忍的年纪。

老傅的板书很规整，他写每一个字都非常用力。数字是标准的印刷体，洁净美观。黑板上的字横平竖直，跟老傅整个人一点儿也不配。但是他犯了个低级错误。在抄写 10 道习题的时候，他过于紧张地把题号抄成了“1、2、3、4、5、5、7、8、9、10”。细细碎碎的低笑声像蚊子飞来飞去。他转过身来呆呆地望着讲台下的我们，眼神就像个失学儿童。

老傅就这样成为了我高三上半学期的数学老师。

现在想起来，老傅是个很励志的故事，他在五十岁上下挤进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毕业班，应该不是个平凡人。但在当年没有